

光明日报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公安部关于为杨帆同志平反问题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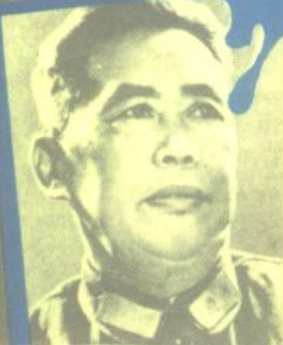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必须昭雪一切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同志

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公安部关于为杨帆同志平反问题通知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在日内瓦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对杨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

共和国第一

冤案

狂人自白

华艺出版社
张重天著



共和国第一冤案

狂人自白

张重天

华艺出版社



共和国第一冤案

张重天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新华外文科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开本印张：10.75 字数220千字

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39-282-5/I·B3

印数：1—50,000册 定价：4.30元

用笔蘸着心灵记录过去，记录历史、记录一代人的悲剧，正是为了热爱现实、热爱我亲爱的党和祖国，让历史的悲剧不再共和国的土地上重演！

谨将此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四十周年！

— 作 者 —



杨帆、李琼夫妇和作者

杨帆

李琼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杨帆、李琼亲笔签名)

Guangdong

序

王 芳

一九五五年，上海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这就是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这起由反革命两面派康生伙同江青一手制造的大冤案，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平反昭雪。而对于这次冤案的内情，对于潘汉年、扬帆其人其事，则至今仍然鲜为人知。南京军区作家张重天同志写的《《共和国第一冤案》（亦名“狂人自白”）》一书，以扬帆同志的经历为主线，反映了“潘、扬事件”的始末，是一本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好书。

扬帆原名石蕴华，又名殷扬，江苏常熟人，一九三七年入党，长期从事革命保卫工作。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他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在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率领公安干警日日夜夜战斗在黄浦江畔，查获了国民党潜逃前夕潜伏下来的特务电台，捕获了一批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逮捕了台湾派来行刺陈毅市长的特务刘全得，镇压了一批罪孽深重的恶霸、地痞、反革命分子，为建立新上海的良好秩序，为保卫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潘汉年比扬帆大六岁，江苏宜兴人，他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党的保卫部门的领导，一九三四年底红军长征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遵义会议后被党中央派往国外做联络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解放后任上海第一任副市长。因为他们两人都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做过地下工作，领导过文

艺，新闻界，了解江青在上海那段不可告人的历史，所以遭到了康生、江青的迫害。一九五五年，他们相继被捕，并以“潘、扬反革命集团案”的名目被定罪判刑。潘汉年同志于一九七七年四月病故于湖南沅江茶场。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他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扬帆同志在狱中经受了二十多年的精神折磨，以致右眼萎缩失明，左眼也只剩下0.1的微视力。更可悲的是晚年他得了感应性精神分裂症，连自己的妻儿都不能相认。这些触目惊心、令人愤慨的事实，在张重天同志所写的《共和国第一冤案》中都有朴素的记述。

张重天同志多年从事军事题材创作。三年前，他在杭州空军疗养院疗养时，巧遇扬帆同志和他的夫人李琼同志。凭着作家的敏感，他访问了扬帆和李琼同志。并化了一年多的时间查阅资料，调查访问，写成了《共和国第一冤案》一书，这本书通过丰富的资料写出了解放后的第一冤案——“潘、扬事件”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表现潘汉年、扬帆同志“蒙冤不说违心言，劫后余生壮志酬”的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十分感动人心。

一九八〇年四月，扬帆同志平反出狱，宣告无罪，公安部做了平反结论。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安部专门发了“关于扬帆同志平反的通知”，中共上海市委对扬帆同志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如今，这位七十七岁的老人，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照亮了我的心扉。”他对党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对祖国的四化建设，对改革的美好前景充满了坚定信念。我们深信，在党的“十三大”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历史的悲剧决不会重演。

一九八九年二月于北京

养。得到这种权益的人，在苏联看作是一种殊荣。

在踏青、海滨走动的穿着疗养服的众多的人群中，有一个魁梧的中国人。他高高的个子，红红的脸庞，长得挺结实，戴着一副墨镜。他姓石，叫蕴华，但是三十年代他参加革命后，一直用扬帆、殷扬的名字。现在叫扬帆，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三个多月前，也就是一九五三年的一月，他因脑中长瘤，组织上决定他来苏联治疗，先在苏联莫斯科神经外科研究院附属医院手术，摘除了脑中的肿瘤。之后，作为来自中国的尊敬的客人，他又被送来巴尔维哈，享受这种殊荣。

春天的来到，使常久卧床和室内活动的扬帆感到生命的骚动和欢乐。当暖和的太阳照到他的窗台上时，他毅然丢掉拐杖，披上呢制的疗养冬服走出了室外。

温和而又略带潮湿的风，微微地从海面上吹来，扬帆踏着刚刚显出绿色的隔年的草坪，轻轻地走着。他来到一片桦树群边站住了，脱下墨镜，看看这蔚蓝的海、挺拔的桦树杆。是的，他从莫斯科神经外科附属医院刚来这里那阵子，正是阳历二月，严冬封锁了这里的一切。加上他刚动手术，双目的视力差极了，他无法享受这如画的景色，只能听翻译介绍。如今，天也转暖了，视力也有了很大恢复，他应该出来看看，现在他如愿以偿了，脱了墨镜，真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忽然，他的眼前闪过一排小树。

扬帆认识，那是雪球花，那是红醋栗，这只有苏联，或者说列宁格勒海滨才能寻到的特有植物。如今，它们枝芽上已经绽出了花蕊。他欣喜地走近它，伸出手轻轻地抚摸它。这时，他见到一只探险的蜜蜂正绕着新开放的花蕊嗡嗡忙碌着。就象是精灵，见人既不害怕，也不答理人，尽自管自己，从一朵花蕊到另一朵花蕊，穿梭奔忙着嗡嗡欢叫着。

扬帆正看着花蕊出神，耳边却传来一阵轻松的笑声。他忙回头，见是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来苏联后常见的白俄罗斯女人，高鼻梁、绿眼睛、金黄色的头发，很象新疆的哈萨克人。她穿着一套淡蓝色的西服，外面披着一件绛红色的大衣，高跟鞋、长统袜，完全是这里人的打扮。她说着流利的中国话，正与旁边的另一个女人在说话。

旁边的另一个女人，却用黑的衣服裹着，黑色的呢大衣、黑色的皮鞋、黑色的袜子，连头上的帽子也是黑的。扬帆正面看时，才注意到，她瘦削，皮肤白净，戴一副金丝眼镜。她正操着一口地道的中国北京话在与金发女郎谈话，声音是那么的熟悉。他想正面看她们，却又感到不甚礼貌。正犹豫，只见两个女人已经直向他走来了。

扬帆礼貌地闪到一边。

奇怪的是：那个用黑色的衣服裹着的女人，突然停住了脚步，侧过头来看了看扬帆。

扬帆这时也想起来了，她不正是十六年前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主演“大雷雨”话剧的蓝苹么？

但是，没等他想完，裹黑色衣服的女人往前走了。

“是她！江青。她怎么会在这里？”他感到既意外又突然。忽地脑子嗡一下，象是身上通了电一样，顿时浑身热烘烘的，说不清是愁闷、烦恼，他睁大着眼睛，惘然地看着那远去的女人。半晌，才象醒悟似地自语道：“噢，她也在这里疗养。”然后，他踏着蹒跚的步子，一步步地走回住所，踏进了自己的房里。

扬帆看到的，一点也不错。

那一身穿黑、在海滨走过、风韵依然的女人，正是三十年代活跃在上海电影、话剧界的蓝苹，如今毛泽东主席夫人江

青。

江青，原名李云鹤，一九一四年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县县城一户姓李的地主家里，母亲是地主的第二位太太，中国人习称小老婆。

李云鹤从小长得眉清目秀，活泼伶俐。她爸爸开了一间木匠铺，成天在外面花天酒地，回到家里虐待、殴打小老婆。李云鹤的母亲不堪虐待，在一次遭受殴打后，带着李云鹤漏夜偷逃出了李家，来到一户号称诸城第一豪富的张姓地主家当女佣。那年李云鹤才十四岁，她母亲也只四十多岁。

地主张老爷有个儿子，原名张旺，亦叫张宗可，后来化名赵容，已是二十多岁，在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大学读书。那年夏天，他放假回家，无意中发现，新来的女佣有一个俊俏的女儿，高高的个子，细细的腰身，一双“解放脚”（即那时女子缠过的小脚，后来不缠了，俗称“解放脚”），长长的瓜子脸上眉毛弯弯，双眼皮下闪动着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口鼻端正，不禁令张大少爷倾倒了。

再说，这个李云鹤，自幼常听人们夸赞自己长得漂亮，很是得意。如今见到这位张大少爷仪表堂堂，还是位大学生，也就有了三分好感。

张大少爷发现这个李云鹤不但长得漂亮，还十分聪慧，口齿伶俐，觉得放在乡下读书可惜，第二年便把她带到济南，托人送进山东省实验剧院学戏。

一九二四年，张大少爷易名张耘，离开济南齐鲁大学去当时的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去读书，便与在山东实验剧院学戏的李云鹤暂时断了联系。

举目无亲、孤身只影留在济南学戏的李云鹤，张大少爷一走，并不感到寂寞，只是觉得少了一个靠山。这时，巧为钻营

的李云鹤，结识了一个新靠山、贵夫人俞珊。

俞珊是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赵太侔的夫人，也是个戏迷和票友。

李云鹤长相不错，学戏后又聪明用功，实习演出时掌声最多，得到了赵太侔夫妇的青睐。特别是俞珊，早已看上了这位十六岁的少女，她不时地把李云鹤叫到她家里说戏教唱，有时也与她谈谈心。

俞珊有个弟弟，叫俞启威，比李云鹤大三岁，在青岛大学读书。那年放假回姊姊家看望，巧遇李云鹤，两人一见钟情，加上俞珊的从中撮合，不用多久就成情侣。这个俞启威，就是后来的黄敬，他在全中国解放后，曾任天津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俞启威虽有个当阔太太的姊姊，自己出身却颇清寒，父亲早逝，母亲备受生活的熬煎，他好不容易靠着姊姊、姊夫的资助，在青岛大学读书，便发愤努力，并与思想进步的同学往来，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初春，俞启威在姊姊的帮助下，把当年的李云鹤，后来的蓝苹、江青介绍到青岛大学当旁听生。之后，在青岛大学图书馆谋了个工作，一月二十多元。有了固定的收入，她便与俞启威同居了。两年后，即一九三三年，出于地下党的需要，俞启威的介绍，李云鹤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好景不长，半年后，俞启威被捕，李云鹤害怕极了，便想到离开青岛这块是非之地，找那九年前离开济南去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读书的张耘大少爷。于是凭青岛原先的关系，通过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到了五彩缤纷、无奇不有的上海，暂时安排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

可惜，李云鹤打听了半天，张耘少爷已于半年前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去了。

李云鹤先是感到茫然，但是，之后为了迷恋名利和物质上的享受，经人介绍，进入了无名剧社充当演员，而且学时髦，参加上海农工工学团，到工厂教工人读书，为工厂女工服务。怎知好事多磨，是年十月，她在上海沪西小沙渡路为女工教识字课，回来时，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快到西郊兆丰公园时，她被捕了。

李云鹤被关押在上海公安局的看守所里。她吓坏了，大哭大闹，当然不愿意为“主义”坐牢，更不愿意葬送自己的青春年华，乞求特务宽恕她。

公安局训导股审讯组的特务头子赵耀珊满足了她。但是，李云鹤也满足了特务的要求，不仅填写了自首登记表，而且写下了保证书，悔恨自己“误入歧途”，受了“蒙骗”，今后“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发誓以后不再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年的李云鹤、蓝苹，如今的江青，这段混浊而又丑恶的历史，是扬帆无意中得知的。那是十六年前，扬帆继潘汉年之后，在上海搞左联文化工作。当时，为了搞文化救亡工作，见过她，看过她的戏，也了解了她这段肮脏的历史。如今，十六年过去了，显然，她老了，可音容笑貌依然。应该说，长期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扬帆，对识别各种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他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看错。当然，他也相信，如果不是大意，尽管只是那回头一瞥的一刹那，她，当年的蓝苹，也会认出他。

是的，江青在海滨对扬帆短短的一瞥，留给扬帆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回到住所整整两天，他无心看报、听音乐，头脑里反复出现着江青那可怕的黑色的影子。他想极力忘掉它，但是清晰的画面却一次又一次地涌进他的脑海。

正巧，三天后的一个下午。他刚午休起来，值班护士告诉他，有客人找他。他走进会客室，却见蔡畅蔡大姐来看他。

“您好！蔡大姐！”扬帆激动地伸过手去。

蔡大姐蔡畅同志，她是党内几位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大姐中的一位。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全国‘妇联’主席，为妇女的解放事业日夜奔忙着。对蔡大姐，扬帆十分熟悉。蔡畅大姐，远在二十年代就跟随她的哥哥蔡和森，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三十年代，蔡大姐辅佐他爱人、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工作时，扬帆已经认识了蔡大姐。以后，因工作上的关系，他们的来往更密切了。

“我刚来莫斯科。听说您病了，富春同志嘱我来看看您。”蔡畅同志笑着说。

扬帆很感激，说：“谢谢您，也谢谢李富春同志！”

接着，蔡畅同志关切地问起他的病情。扬帆将到达莫斯科做手术以及手术后来巴尔维哈疗养院疗养，病情已有极大好转的情况，详细地向蔡大姐作了汇报，最后说：“恢复很快，我想治完一个疗程，就出院回国了。”

“想家了？”蔡大姐半开玩笑地笑笑说。

扬帆点点头，接口说：“故土难舍。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

蔡大姐也笑了。笑过一阵，她问扬帆道：“江青同志也在这里疗养，知道么？”

扬帆心里一怔，忙回答蔡畅说：“听说。”

可不是，扬帆不仅听说，准确地说，应该是“看到了”。江青，就是前几日海滨巧遇的那位裹着黑衣服的女人，当年的蓝苹小姐。但扬帆毕竟没有与她说话，没有任何接触和交谈过。加之，心里压着那块石头，就没有正面回答蔡大姐见到或

没有见到。

“走，一起去看看她。”蔡畅见扬帆不答，以为是同意了。其实，她那里知道扬帆的心事。

扬帆为难了，嗫嚅嚅地说：“我不去了吧。蔡大姐，你们可多谈谈。”

蔡畅站起身来，爽朗地笑了，笑过道：“一个大男同志拖拉拉。走，去看看。我也没有多少可说，只是礼节性的拜访。”她看到扬帆没有起来，没有走的意思，便又说：“你们都是中国来疗养的，应该去看看她，这也是礼节。”

“礼节”，扬帆给说服了。他站了起来，跟着蔡畅大姐走出了屋子。

江青的疗养楼是单独的，房屋近山傍水，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格。二层小楼除了有卧室，还有单独的餐厅、健身房、看电影跳舞两用的客厅，十分别致，是疗养院的高级疗养区。江青已经不止一次来这里疗养，她几乎是常客。远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共中央从西山搬进京城，江青已对北京古老城市厌倦了。她响往国外，认为前几年在土山沟里‘关’苦了，向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到苏联去检查身体，并把八岁的李讷一块带去，顺便割扁桃腺。于是五月，她就经沈阳到大连，搭飞机到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央一流的医院检查身体后，又送来这里疗养。她在这里踏青、散步、打网球、喝咖啡，过着相等于国家元首优越的生活，这对江青早在三十年代就醉心于名利与享受的人来说，是十分高兴的。回国后，她又找到机会第二次来了。蔡畅来这里见江青已是第二次了，她熟悉地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往江青疗养的别墅走去，扬帆跟着蔡畅大姐走了进去。

这时江青午休没有起床，值班护士请两位客人稍等。

蔡畅大姐与扬帆等了好长一会儿，江青才懒懒散散地从楼

上下来。一边走，一边还问：“谁呀？”当她见到蔡畅大姐时也不敢怠慢，忙说：“您好！大姐！”江青扭扭地走了过来与蔡大姐握手。但是，当她转过身来与扬帆同志照面时，她几乎楞住了。

“江青同志，您好！”扬帆同志主动礼貌地招呼。

江青笑笑，道：“您好！您好！”然后伸出手来与扬帆握手。

蔡大姐问道：“你们认识？”

江青摇摇头，说：“不认识。”

心直口快的蔡畅大姐往沙发椅上坐下来，一边端起茶杯，一边指指扬帆说：“你们应该认识。扬帆同志三十年代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工作。”

象触了电似地，江青叫了起来：“喔，三十年代你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工作？”

扬帆点了点头。

江青又问道：“那我们应该见过？”

憨厚、正直的扬帆直言道：“对，见过，一起开过会。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我在那里看过您当时演出的话剧《大雷雨》，您演女主角。以后，我们又后台交谈过。”

江青不断地点头。是的，这一切她似乎都想起来了。少顷，呷了一口茶，打断道：“您当时用的名字是——”

扬帆道：“当时叫殷扬，殷勤的殷，飞扬的扬。有时也用笔名扬帆，扬长补短的扬，帆船的帆。”

“殷扬、扬帆，殷扬、扬帆！”江青将茶杯往桌上一放，轻声念叨着。现在她一切都想起来了。她尤其想到了埋在心头的那笔老账：“莫非就是这个殷扬，当年在新四军总部用电报

告我的刁状？”于是，她脸色阴冷地道：“以后，你到了新四军军部？”

扬帆还被蒙在鼓里，忙答道：“是的，一九三九年初，新四军皖南军部要求上海地下党动员一批青年去皖南参加新四军，以‘慰问三战区将士演剧团’的名义去云岭。”

蔡畅同志了解扬帆，补充道：“扬帆同志是演剧团临时党支部的支部书记。”

江青点点头，轻声地说了声“喔！”然后又扶了扶金丝眼镜，对扬帆说：“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后来你给新四军政委项英当了秘书，是项英的好帮手！”她话中有话。

扬帆听出弦外有音，但还是没有明白江青问话的真实意图，点点头，说：“对，开始我在军政治部所属文化队任政治指导员，后来调任军政治部秘书。”

江青半阴半阳地：“项英很器重你嘛！”

扬帆这时才听出话中的真意。但他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江青才好。

蔡畅同志也是位聪明人这时才觉察到江青的话中有些味道，忙给尴尬的扬帆打圆场道：“扬帆同志积劳成疾，脑子里长了瘤，这次是来苏联治疗的。”

但是，对扬帆的病情，江青一点也没有兴趣，她烦躁地听蔡大姐讲完扬帆的病情，又问扬帆道：“在新四军你当秘书，用的是笔名扬帆？”

扬帆答道：“那是战争年代的需要，从上海地下党到了部队，将名字改了过来。”

江青点点头，又问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用的是什么名字？”

扬帆是个耿直的汉子，他不想在别人面前讲假话，隐瞒自

己的身分，便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现在叫扬帆。”他心地坦荡地。

江青接口又说：“喔，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三十年代领导上海文化救亡工作的殷扬，新四军时的秘书扬帆。”她噙噙有词，轻轻地说着，仿佛演员在排演场里唸台词。

就这样，结束了他们间微妙的对话。之后，江青与蔡畅之间的寒暄、江青向蔡畅说自己胆囊不好，埋怨疗养院太寂寞等等，扬帆一概也没有听清楚。他的思想凝住了。不，应该说，他的思想没有凝住，而是飞出去了。面对着这位历史复杂、权位显贵的女人，想着，三天前在海滨公园里看到她时，她那仇恨的一瞥，想到刚才一连串微妙的追问，想到那些不阴不阳的言语，想到三十年代的上海，想到新四军在皖南的一些生活片断，他真是有些不寒而慄，心中升起了一种莫明其妙的虚惶与不安，以致他走神了，端起茶杯喝茶时，茶水泼到了自己的身上。蔡畅同志谈话结束时，叫他扬帆的名字也没有听见。

走出疗养楼，蔡畅看到扬帆的情绪有些异样，忙问：“老扬，你怎么呢？身体不好？”

扬帆点点头。他怎么向蔡大姐说呢？怎么道出这曲曲折折的历史、这埋藏在心头的隐情？

扬帆辞别了蔡大姐，回到了自己的房里。他坐在沙发上，于是，遥远而又清晰的往事，又象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里升起、升起……

